



禪林寶訓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
子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深
蠹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
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
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

九七

而不以古今爲詮次大槩使學者削勢利入
我趨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
誕荒翫詭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
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
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東吳沙

門淨善書

禪林寶訓卷第一

九七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已

津集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

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辨問無由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九峯集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

吾國不覺置卷長嘆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伏其悖戾鬭諍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特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

津集

明教曰凡人所爲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游宴中有鴆毒談笑中有戈矛堂輿中有虎豹隣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於禮法則其

九七

爲害也不亦甚乎 西湖廣記

明教曰大覺璉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嘆

異即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修冥福以薦亡者予目覩其事且塵勞中人尚能踈財慕義如此爾爲佛弟子不識廉耻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 西湖廣記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有成器者 九峯集
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綠綈尺一書召

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

聖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廁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爲況其它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厭于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 行實

圓通訥和尚曰蹙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爲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 廬山野錄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正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

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
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廈人人自廢
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
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野錄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

亂蓋預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而取諸豫也事預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
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
於斯九峯集

大覺璉和尚曰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
爲法惡者可以爲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
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九峯集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
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

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
始末設爲慈悲以化羣生亦所以趨於時也
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
春也及情竇自鑿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
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

九七

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
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
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
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
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

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由是而已矣然
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要當有聖賢
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
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
道寥寥莫之返良可嘆也荅侍郎孫莘老書

大覺曰夫爲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衆尊而歸之矣與九仙謝和尚書

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如石

門聰棲賢舜二人者可爲戒矣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辨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爲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九峯集

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

槐都官私忿罹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至山陽楚州也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携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昔在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昔客嗟嘆之久凌晨

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夫由是得達輦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存矣九峯集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

事日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炙燈掃地皆躬爲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真實別邪正

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執事乃用之實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不存其實徒銜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以一致

二事坦然庵集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夫玉貴潔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知節義爲天下之

大惟公標致可尚得不自強古人云逸翮獨

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

廣錄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舂陸沈賤役未嘗憚勞予在葉縣備曾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

九七

六

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

岳侍者法語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

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

雲首座書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

九七

七

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治則中外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不耕明而不

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
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
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淨因臻和尚書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
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
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
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已逞能嗜慾苟利
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
成法席廁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群亂衆中外

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
劣如此爾烏得不擇焉惠力芳和尚書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
要盡情以奉上上下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
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疎上下之

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古德住持閒暇無
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
句載于傳記逮今稱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
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
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

遐邇皈依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與青華嚴書

遠公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銜耀見聞馳
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污
丹腹祇增其臭耳西湖記聞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

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
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
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真心
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
從化浮山實錄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爲人之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銜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

頭當以此而自勉

佛鑒與佛果書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床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却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九七

九

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林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

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耕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群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

多以己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

二事坦然

集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縱其潛密亦見淵源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岳讓見大鑒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

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草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充選者哉

圓悟書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

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

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

與佛眼書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

九七

+

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衆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

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

耿龍學與高菴書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爲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焉乎蓋祖之取捨必有

道矣 耿龍學跋法語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爲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 荅靈源書

演祖謂佛鑒曰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

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

者何啻萬倍哉 與佛鑒書見瞻侍者目錄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有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

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以悟爲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爲之耶纔有絲

毫顧慮萌于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

萬劫無有成就之時 坦然菴集

功輔自當塗 太平州也 絕江訪白雲端和尚于海

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

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瀉無異此

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

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

行狀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巖真點胸耽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

實不明了一日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
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

白雲夜話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
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
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

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爲今
之不可爲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
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
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

本功補書

白雲謂無爲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

九七

士

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
必稽其所蔽於是先括謹於言擇於行發言
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
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
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爲經行

則爲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
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

白雲廣錄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
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
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

九七

十三

觀定慧所爲難知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
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爲本末之
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爲
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

實錄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

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
最爲法門大患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
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弊故極矣然每開
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
此

白雲實錄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齒甚少時
晦堂在寶峰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
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公
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
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白雲終于舒

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

真哲人矣

湛堂記聞

晦堂和尚叅月公晦于寶峰公晦洞明楞
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
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

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憊焉英邵武
曰晦堂師兄道學爲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
勝爲強以未見未聞爲媿使叢林自廣而狹
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

靈源拾遺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心

者事固未決宜諮詢于老成之人尚疑矣更
扣問于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
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
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
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

非也

與草堂書

晦堂不赴瀉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
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
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
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

爲聲色所動賢不肖雜糅不可別白正宜老
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
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
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

出靈源拾遺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

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
感尚暴恐爲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
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
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
晦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黃龍

爲然先聖亦曾戒之

大鴻秀雙嶺化感鐵
面三人也通巷壁部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子初入道自恃甚易
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
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
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師

九七

十五

西來意

章江集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
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
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
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

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
之章江集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
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草
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

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淺深成有大小耶答
張無盡書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
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
爲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與祥和

尚書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
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
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與謝
景溫書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峰悅利尚夏居荆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按頭瞋目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謝之閱經如故

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黃龍南和尚曰予昔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感頰已而呵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夯無乃太勞乎

林間錄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佛

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

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

九七

十六

人上者能約已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已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與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

與黃蘗勝書

黃龍謂荆公曰凡操心所爲之事嘗要面前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

章江集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

荅荆公書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

長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明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衆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

與翠岩真書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

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龍山廣錄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譬

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

林間錄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訕對惟斂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林間錄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

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

記聞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胡爲而獨變

乎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

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

通庵壁記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

九七

大

有志氣如古人予終恐不得見其道矣

壁記

寶峰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爲高深耶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

廣錄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耻干犯名分污漬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已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

九

九

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

壁記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爲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徃往

苞苴骯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間一旦業盈福謝天人厭之玷污正宗爲師友累得不太息晦堂領之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英邵武謂真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閏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

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昔詰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太過詰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

勵志恐爲妄習所牽況夢幻不真安得爲久長計予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

靈源拾遺

真淨文和尚久參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尚順戲

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岩也着開真淨謝而退

順語錄

真淨舉廣道者住五峯與議廣疎拙無應世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已寬以臨衆未幾百廢

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真淨聞之曰學者

何易毀譽邪予每見叢林竊議曰那箇長老行道安衆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苦夫稱善知識爲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

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賊不擾民且不受賊不擾民豈分外事耶

山堂小叢

真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真淨視之頗感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慙無德何以克當

李商老日涉記

真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闊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壁記

真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

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真者委曲成禱之其慎重真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

九七

主

無不取法日涉記

真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觀素纁因問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真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真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衆其

不事服飾如此日涉記

真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日涉記

真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嘆息至於

泣涕時湛堂爲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形質枯死殘蠹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真淨曰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亡矣叢林衰替用此可卜日涉記

湛堂準和尚初參真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真

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爲盡之今弃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臼故不難矣湛堂即時屏去所習

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
豁然開悟疑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
有過者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
樂於衆者長樂於身者亡今稱住持者多以

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
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
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癩可
賢疣集

九七

十二

禪林寶訓卷第一

禪林寶訓卷第二

九八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矜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

九

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醇醪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至斯響洪鍾震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

與李商老書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爲師者時中長懷

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

寶錄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爲囂浮者固自難得昔真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衆

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瀉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子以是知得人不在衆多也

寶錄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況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救矣

荅魯直書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徇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爲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

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真如詰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巘真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詰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頽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多囑也

日涉記

九八

二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不爲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

寶峯記聞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于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

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死心在旁厲聲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

日涉記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憊僅能

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速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

贊元集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衆周

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

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畧勿失於詳急則不可

救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

庶幾爲臨衆行事之法也

拾遺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昔

九八

三

慈明放意於荆楚間含恥忍垢見者忽之慈

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

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

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強乎

筆帖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于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爲安此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果日間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爲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救之終莫能濟矣筆帖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言世

諦事唯叮嚀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早損我終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爲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霄

壤矣母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爲嫡

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

錄者日

靈源曰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

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筆帖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可不思或專已之喜怒而隘於含容

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

茲實恣肆之悠漸禍害之基源也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

九八

四

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覲覲居福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

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跡而畏其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筆帖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目錄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嘆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今才

智喪身讒謗罹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沈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章江集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

九八

五

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則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章江集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不稽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脩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而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以

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故曰巧梓順輪桶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驚驥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謬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爲心未嘗私其心以衆人耳目爲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用衆人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託腹心而甘服其諂媚哉既用衆人耳目爲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固招其蔽惑耶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之士務求已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

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衆同欲謂之賢招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

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迆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爲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爲二風所觸則喜

九八

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唯智者善能轉爲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設齋其即預辭范

公是日侵早發船逮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爲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

與德和尚書

九八

七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爲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蹈不越閭衣惟布素聲名利養

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頑吏能曉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況其識者耶瑯

瑯琊曰若吏所言誠爲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別錄

靈源曰鍾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弟恐乏才具耳荆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贊流集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既守行之爲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益他爲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爲流俗阿師是宜祇畏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尋常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

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曰我無法寧克勤諸子真法門中罪人矣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寡言尤爲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

人之所謹况爲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詎可爲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思脩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

在茲記聞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誠存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

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而自既不能盡於已欲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盖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也明矣

與虞察院書

九八

九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爲賢不以無過爲美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

以聞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

與文主簿

圓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

贅疣集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於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

其已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

過不悅順已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

理矣

廣錄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

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既盛禍災已成雖

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此之謂也

與佛智書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爲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衆然一有矜已逞能之心則僥倖之

九八

十

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

雙林石刻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始終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嘆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昔晦堂老叅曰黃蘗勝和尚亦
奇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雲
門庵集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
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
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法先
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
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爲也蟾和尚日錄
佛鑑懃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
問孰可繼住持佛鑒舉曷首座公欲得一見

佛鑑曰曷爲人剛正於世邈然無所嗜好請
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耶公固邀之曷曰此
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于司空山公顧謂佛
鑒曰知子莫若父即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
而應命蟾侍者日錄

九八

士

佛鑒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爲榮
達理之人不爲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
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爲日錄
佛鑒謂曷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
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慾則貪愛

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
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培克則
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
萬法自泯平生所得真趣於斯汝宜勉旃規
正來學南華石刻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綴千補猶
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
矣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襪
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
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

爲終却之日錄

佛鑑曰先師聞真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嘆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柢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

日錄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可爲者踴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翛然危坐終日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

日錄

佛鑑曰爲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爲福轉物爲道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飭已之不能而欺人以爲智強

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爲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高者人下之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闕焉

與秀菴芝書

九八

五

矣佛鑑曰凡爲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清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褻之事於已不去遂被小人窺覷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

山堂小參

佛鑑曰佛眼弟子唯高庵勁挺不近人情爲

人無嗜好作事無僥援清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

與耿龍學書

佛眼遠和尚曰蒞衆之容必肅於閑暇之日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

九八

上三

事舉措施爲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于前雖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

與真牧書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非應真秉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

全其道德矣

與耿龍學書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昔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

則未覩其奧當求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觀文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

龍間記

佛眼謂高庵曰百丈清規大槩標正檢邪軌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人之情茲亦助入道之階墀也規矩之立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

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有
力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
斯皆背道失理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
聖救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慾之端絕
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東湖集

九八

十四

佛眼謂高庵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
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
人昧於恕己者不少異也真牧集

高菴悟和尚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參謂
貪欲瞋恚過如冤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

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
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爲善知
識也遂求掛搭雲居實錄

高庵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
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爲利是計予恐

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貞牧集

高庵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
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
狹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
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

古人地位耳與耿龍學書

高庵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嘆息久之
曰比丘之法所貴清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
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真牧集

高庵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爲家區別得宜付

九八

十五

授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教化之源
爲人範模安可容易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
衲子服從法度凌遲而欲禁叢林暴慢昔育
土謀遣首座仰山偉貶侍僧載於典文足爲
令範今則各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夙

興多缺參會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利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乎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詎可得耶

龍昌集

高庵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已者其號令嚴整如此且菴逸事

高庵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嘆息如出諸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煮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不幸不救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庵叱之曰昔百丈爲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

死也四方識者高其爲人及退雲居過天台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而別蓋其德感人如此

山堂小參

高庵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卧龍庵爲燕休之所高庵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外予以從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屬皆予逸老之地何必有諸已然後可樂耶未幾即曳杖過天台後終于華頂峯

真牧集

高庵曰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

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將以重其言優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蓋人皆含靈惟勤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

辨之道亦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與李都運書

九八

十六

高庵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者恥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凌暴之弊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闕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

諭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柔嘉雍雍肅肅發言舉令瞬目揚眉皆可以爲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與死書高庵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事因思法眼叅地藏明教見神禹時

便不見有煩惱也記聞

高庵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法在衆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學無過人者但平生爲事無愧於心耳

高庵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爲急務和乃脩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師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於江

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爲不少佛鑒聞之曰高庵去就衲子所不及記聞高庵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藏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墮心起

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俾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常住者本爲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

者爲之所得利養聚爲招提以安廣衆遂輒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削弱法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昔佛在

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辨置仍勸請諸比丘迺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衆之楷模也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已

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老而不納益之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夭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

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

淮上之太平予時東遊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往持則尚何憂

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靈源以之石門集

歸雲本和尚辨佞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
於投子顯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
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

九

九

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
知向之如此而顯必有大過人者自謂於顯
有所警發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
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已如楊大年侍郎李
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并慈明諸大老

激揚酣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
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
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叅
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
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掃脫略世俗

拘忌觀者歛衽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子相
求於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
而已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
顯凡以住持薦名爲長者往往書刺以稱
門僧奉前人爲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

識者憫笑而恬不知恥嗚呼吾沙門釋子一
瓶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女玉帛
之戀而欲折腰擁篲酸寒跼蹐自取辱賤之
如此邪稱恩府者出一已之私無所依據一
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

奉之真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佞人實
姦邪欺僞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爲其所入則
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救可不哀歟破法比
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現知識身相指禪
林大老爲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爲之宗屬申

不請之敬啓壞法之端白衣登床膜拜其下
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
呼天誅鬼錄萬死奚贖非佞者歟嵩禪師原
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預制書則
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鸞輿及門而牀坐不迎

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
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
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
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
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與吾人之
脩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
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
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
僞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爲之重輕聊書以自
警云叢林盛事

圓極岑和尚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
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叢林典
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救之者返以爲王蠻子
也今觀疎山本禪師辨佞詞遠而意廣深切
著明極能箴其病第妄庸輩智識暗短醉心

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盛事東山
空和尚荅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
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
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
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
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
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
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今書中
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空上座
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

住一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
乎公既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
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
則常住盡盜爲已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
給俗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爲十方常
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多
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
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衲願公勿置我於此
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
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

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語錄

浙翁琰和尚云此書真閩老子殿前一本赦
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
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於
人塚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

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露著則通身
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
薑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刮衆人
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
人情又其甚則剗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

遷大利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算哉
漫錄

崖枯

禪林寶訓卷第三

東具沙門

淨善

重集

九九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云公路見好長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

九九

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脩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也直以斯言達于郡守吳公傳朋曰遮僧

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閣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請本住持庶幾

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即日遷薦福

東湖集范

延齡事出皇朝類苑

雪堂曰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壁之美離於

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壁也而貪慾瞋恚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

與王十朋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曷鐵面住太平有言曷

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爲煨燼曷

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

東湖集

雪堂謂晦菴光和尚曰子弱冠之年見獨居

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

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身出

家學道以至率身臨衆如衡石之定重輕規

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

廣錄見獨居士者即

雪堂父也

雪堂曰高菴臨衆必曰衆中須知有識者予

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爲山道舉措看他上

流莫謾隨於庸鄙平生衆不沉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稠人廣衆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

廣錄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衆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為美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

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迪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

廣錄

應菴華和尚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為人不悅利近名

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儻然衲子中難得予因重之

且菴逸事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為小人志勝氣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有人剛狠

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為不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

廣錄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為首座一材僧為書記白楊順為藏主通烏頭為知客賢真牧為維那華姪為副寺用姪為監寺皆是有

九

三

德業者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可以此為得耶用姪不對用姪處已雖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畧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踈

失用娃曰在某失為小過在和尚尊賢待士
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為大德高菴笑而已
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逸事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叅
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贊

祐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法社必
有賢智之衲子是為虎嘯風列龍驤雲起昔
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
岳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
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遇風沛

乎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
林功勲增佛祖光耀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
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湖海衲子終愧老東
山也言畢潸然予嘗思之今為人師法者與
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菴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
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
可為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
巖萬壑之間日飽芻粟以遂餘生復何惓惓
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興歸江西首

座記
聞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為
土木偶人相似為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
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
以大為二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

九九

四

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
思可以為忠厚之人也聞記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
貫首座隱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山龍學耿

公為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
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
事換我一生林下閒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
嘆曰今日隱山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宿能
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

心隨情動念狼心狐意諂行誑人附勢阿容

徇名苟利乖真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

不為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

逸事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雅
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鑲鏡者雪堂曰

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為終却之

實行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
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為介潔
嘗曰古人學道於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
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

伎倆終不柰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
作匹似間耳

實行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
崖而退方侍者曰夫為善知識行佛祖之道
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慘怛

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柰何如仇讎

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死心拽拄杖趨

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諂奉勢位苟媚權豪

賤賣佛法欺罔聾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

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耻改過懷慕不忘異

日做好人耳

聰首座
記聞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常言自不能正而欲

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

者謂之悖禮夫為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

垂範後乎

與靈
源書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忿懣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為得矣廣錄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為入道捷徑多見學者

心憤憤口排排孰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一恰似庶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為也廣錄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

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真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污瀆法門也寶錄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

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于鄉黨況為叢林主代佛祖宣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黃龍實錄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

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弃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釜

則終莫能濟矣因與韓子蒼書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一本見林間錄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

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納子鄉者極言去其主角今罹橫逆是其素分子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故如此

西山記聞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

九九

七

天性若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爲小人侮慢然邪正善惡亦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易下可從而化之

實錄

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水漏於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

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瞋恚之火曷常異乎古之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情性相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

人殆乎危矣不可救也

與韓子著書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其或

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之途漸隘任衆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而求前終不可及

與山堂書

草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太陽平侍者道學爲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坷逮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爲一方主人尤宜祗畏

與一書記書

草堂謂如和尚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踈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已之所怒而踈之苟見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已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

九九

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已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此二者實佳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不來慕乎

疎山
石刻

草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駒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盼之間則

何往而不達哉 廣錄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譏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

也 疎山
實錄

草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慎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能移矣

清泉
記聞

山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即守移文勉之

九九

山堂辭之曰若使飯梁齧肥作貪名之衲子

不若草衣木食爲隱山之野人

清泉才菴
主記聞

山堂曰蛇虎非鴟鵂之雛鴟鵂爲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鸚鵡之馭鸚鵡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

王值出生飯州云鷄子見人爲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

矣與周居士書

山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事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

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與張尚書書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古今之人不節不

謹殆至危亡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惟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是稱爲美也與趙超然書

山堂同韓尚書于蒼萬菴顏首座賢真牧避難于雲門菴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

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爲質有死而已何所懼乎公領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

處斷矣真牧集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記

山堂謂野庵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

於已爲是以他爲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
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

幻庵集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
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峰僅四五載十日
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

九九

十

躬自煎煮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
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
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
妙喜蠶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官求塔銘
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

日涉記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
開讀或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棄置
其雅尚如此故其亡也無十金之聚唯唐宋
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誦唱得錢八
十餘千助茶毗禮

可菴集

妙喜曰佛性住大瀉行者與地客相歐

於口切

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
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
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弑
知事者

可菴集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
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爲彼供狀
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
仍返使叫喚不肖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二
人皆決竹篦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爲行者所

謀嗚呼小人狡猾如此

可菴集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
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
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
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竊觀二大士播大名

于海山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謠言惑亂聰明遂爲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爲高上之士也

智林集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羨莫善

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爲戒也夫叢林之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

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爲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諮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賢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

與寶和尚書

妙喜曰諸方舉長老須舉守道而恬退者舉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法者救今日之弊也且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耻自能諂奉執位結托于權貴之門又何須舉

與竹菴書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爲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舉一不諦當者衆人必憾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

九九

十一

可菴集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脩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荆楚買毛袴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

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

與山堂書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

九九

十三

中則晷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隳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頓足扼

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矣也

蘇林書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于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譏淳素爲鄙朴

獎器浮爲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逮語于聖人之道膏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

與韓子蒼書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

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草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勑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夫四海之衆聚于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終其大

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爲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于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義孰公於衆孰利於身嗚呼可不懼乎

石刻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爲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可卷集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真如詰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議者謂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已情容始自南源終于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

世而後已如真如者初自束包行脚逮于應世領徒爲法忘軀不啻如饑渴者造次顛沛不遽色無疾言夏不排窓冬不附火一室翛然疑塵滿按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豈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拗如孚

鐵脚倔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可卷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

顛邪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爲當記聞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撙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

九九

十五

不勝數矣何足爲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爲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顧萬庵曰一箇箇都似你萬菴休去已上見

可菴集

萬庵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叅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尚前

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萬庵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夫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衆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沈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爲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昔慈明瑯琊谷泉大愚結伴叅汾陽適當

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徃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衆寂然翌日相繼而去

廬山智林集

萬庵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

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爲法門

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

智林集

音首座謂萬庵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讎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

德而叢林安矣與妙喜書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已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疎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

九九

十六

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疎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臨濟德山可逮智林集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為懼乃曰天豈弃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

非聖人外寧必內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為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為終身之福蓋禍患謗辱雖堯舜不可逃況其他乎與妙喜書

萬庵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

至三百五百一人為主多人為伴據法王位九九

拈槌豎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為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嗚呼去

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為害生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為心如冰凌上行劒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

吾無辭焉智林集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眾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鈞話一人突出眾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

死事大對衆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萬庵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
叙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衆
請陞于座庶聞法要多見近時相尚舉古人
公案令對衆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

聖爲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誦唱令法久住
肯容心生滅興此惡念耶禮以謙爲主宜深
思之

萬庵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
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爲某官陞座此
一節猶宜三思然古來方冊中雖載皆是士
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叅次畧提外
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人說家裏
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楊次公訪
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

是特地妄爲取笑識者

九

八

萬庵曰古人入室先令掛牌各人爲生死事
大踴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
來納降款有麝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因此
妄生節目賓主不安主法者當思之

萬庵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
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
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
識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
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師法既衆
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爲五方圓任器水
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閑垂一言出
一令網羅學者叢林鬬沸非苟然也由是互
相誦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
無味如煮木札煑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

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爲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嗚呼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

九九

九

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萬庵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踈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

者多矣已上並見智林集

萬庵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爲證贊貪瞋癡殺盜婬爲梵行嗚呼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真法門萬

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脩專以博學強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

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着辨明持誠存信不爲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鴆毒之糞蛇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識者自然遠之矣與草堂書

萬庵曰草堂弟子惟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不尋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掛拾遺牌一衆方知蓋主法者

清淨所以上行下效也

清泉集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庵聞之曰朝饔膏粱暮厭麤糲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遥詎可朝夕事貪饕

耶真牧集

萬庵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強記窮詰道理不爲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覩衲子嘗曰終歲參學不若一日聽師

談論爲得也

記聞

萬庵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恥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即是不出

魔界而入佛界也

九九

干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携一筇穿雙屨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減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吾何咎焉援毫書偈而

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獐似

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蓬銅

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愧

集月窟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餅安可充饑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舡

九九

三二

盛塗丹腹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

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

月窟集

辯公曰所謂長者代佛揚化要在索已臨衆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爲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

能必吾何苟乎

月窟集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庵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麤直如此水庵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若

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

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強遂休去

月窟集

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

足者銜轡之禦也小人之強橫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

之力也嗚呼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

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

與鄭居士法語

禪林寶訓卷第三

禪林寶訓卷第四

九十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佛智謂水庵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

九十

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為住持四事豐美非為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為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為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

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寶錄水庵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

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至莫肯為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綱紀日墜以

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

雙林寶錄

水庵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逕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速見佛智先

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

與月

堂書

水庵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為已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

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為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法語

水庵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瑯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嘆曰古人為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一旦辭歸汾陽嘆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

西湖

聞記

水庵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嘆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

九十

二

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二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

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

西湖

記聞及僧傳

投子清和尚畫水庵像求贊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

九十

三

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見畫像

水庵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

相紫巖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士可謂知言矣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

與梅山潤書

水庵曰動人以言惟要深切言不深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慟爾昨來

召對宸庭誠爲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爲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爲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子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囑

見投子書

水庵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宵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持入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爲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

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告終行實

月堂昌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

居丈室衆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衆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傳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遺風未泯故也比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

守節尚浮華薄真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偷安一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馬畏其下在下者睽睽馬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戮成者

九十

為賢敗者為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彼既為之此則倣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之後則襲之嗚呼非彥聖之師乘願力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與舜和尚書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

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淤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

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為人逮審其道德則淫污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為也北山記聞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真淨宵

九十

五

夜懇禱以至然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分也爾參禪不達理若是真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者謂真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器北山記聞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為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黃龍石刻

月堂曰建炎已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即毅然處于丈室竟為賊所害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畏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

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佛鑒之嗣也

一本見廬山岳府惠太師記聞

心聞賁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

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為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

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劄脫其廩纖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語錄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

衲子有智行聞于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耶但能勤而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矣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荆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

九十

六

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揮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孰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瓌偉之材英傑之氣尚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恥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況降茲者歟嗚呼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

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

九十

七

所病況其他乎

與竹庵書

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

圓悟又出已意離之爲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

日馳月鶩浸漬成弊即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矣

與張子韶書

拙庵佛照光和尚初參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座頭顱方正廣顙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爲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于天下

記聞

拙庵謂虞尹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

廣錄

拙庵曰璇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

恭而慈愛量度凝速博學洽聞常同雲峰悅
遊湖湘避雨樹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
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
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
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真叢

林主也

幻菴集

拙庵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
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
矣

畫監
寺書

拙庵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

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
鍵見行者別器置食于佛鑑前高庵出堂勵
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
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齏菜
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庵有愧詣方

九十

大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惠懃病乃
爾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
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
門幸勿以此芥蒂逮佛鑑遷智海高庵過龍
門後爲佛眼之嗣

拙庵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剗去知
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
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
問即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
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

九十

與興化
普安書

拙庵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
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爲心急已所欲惡
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徒快一時之意
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
不危乎

與洪
老書

拙庵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爲先可親不可踈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滯飲食不滯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于將鏖鎬難與爭鋒但震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

幻菴記聞

拙庵曰野庵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謂予言爲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

幻庵集

拙庵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昭燭幽微應變不窮矣

與觀老書

拙庵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

游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無過失者乃爾

幻庵集

侍郎尤公曰祖師以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葦取蔽風雨食則麤糲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然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顧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趙起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

九十

十

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書豈特爲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滄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腑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

見靈隱石刻

侍郎尤公謂拙庵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

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佚豫爲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侈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

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乎

然侍者記聞

密庵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

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水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粱鬻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爲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

九十

十一

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

與施司諫書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儒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尚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

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爲勢利少枉即是不出

塵勞而作佛事也

與笑庵書

密庵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返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

處位多擅私心妬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叢林廢有一于斯必不能安靜

見岳和尚書

密庵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辨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

矣慧侍者
記聞

密庵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與普
慈書

密庵謂水庵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

聽聲言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尚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爲不群以沮議爲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

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爲林下人也與水庵書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爲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見簡堂書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徧清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正

諸故曰舉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墮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未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其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

九十

十二

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

與尤侍
郎書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雜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驥分矣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中

竟何辨別要在高明之士以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同矣

與或庵書

或庵體和尚初叅此庵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

九十

十三

此庵喝之或庵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郎自此匿跡天台丞相錢公象先慕其爲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庵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去

乾道初瞻堂住國清因見或庵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瞻堂驚喜曰不謂此庵有此兒即過索之遂得於江心

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

天台野錄

或庵乾道初翩然訪瞻堂于虎丘姑蘇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庵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庵也

虎丘記聞

或庵入院後施主請小叅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岳諸祖若稽古爲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

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

語錄異此

或庵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瞻堂曰遮箇山蠻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

那一隊野狐精或庵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
拗得能憎領衆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茗筵
柄柏盲禪治野狐僧瞎堂笑而已記聞
或庵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
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

一也明此可學道矣見曾公書

或庵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
住持人棄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
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
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失所故曰叢

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

叢林廢矣見簡堂書

或庵曰夫爲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
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
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

九十

古

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也與圓極書
或庵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
也先示微恙即手書并硯一隻別郡守侍郎
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
屨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

用老夫無筆判虛空行狀

瞎堂遠和尚謂或庵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
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
汲深鴟鵂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之不見
丘山蓋分定也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頽悟

九十

五

幽奧深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至不振圓悟
先師歸蜀同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率略凡
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
爲同叅道友無一言啓迪之何也先師曰應
世臨衆要在法令爲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

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頌之

虎丘記

瞎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已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

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

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根本壯實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已心正已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

之有也

與顏侍郎書

簡堂機和尚住鄱陽筦山僅二十載羹藜飯黍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速詢之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紼具特就市貲棺葬之鄉人感嘆不已侍郎李

公椿年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筦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明遠宣撫諸路達于九江郡守林公叔達虛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即忻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

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着通身冷汗流縑素驚異法席因茲大振傾

庵集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則不然專已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已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已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三者乃古

今學者之大分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榱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爲樑棟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

九

十

大而不狹其志遠奧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亡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爲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邇志求合早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于後世哉

與李侍郎二書

簡堂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吳公希佚老于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吾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既爲巖上去我亦爲膏車便欲展我

九

十

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如二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巖號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爲主二妙未易言三我家湖山上觸目

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見石泉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我年七十五木末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尚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五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

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羨師來又去愧我復何言尚期無久位歸送我殘年六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七扶疎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荆

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
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八我與師來往歲
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宴坐
巖上我方爲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
九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萬藤疑

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益稀有願傳上
乘人永光臨濟後十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
海大機久已亡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
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十一古
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

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履買帖坐禪牀
佛法將何恃十二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
我雖不爲高心麤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
不爲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隣家子十三師本
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俱已徹老肖不歸

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爾師
豈有心哉

景星
石刻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於千巖
萬壑之間澗飲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
奉紫泥之詔輶光匿跡於負春賤役之下初

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
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
其志狹惟師度量疑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
於筦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
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

九十

大

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

高侍者
記聞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
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
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
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

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
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
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
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採
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與吳給
事書

九十

九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註誤蔽
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為
美住鄱陽筓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饘粥
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衲被蒙頭燒榻
杌不知身在窹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於

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日拄杖草屨而已見者
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叔達目之曰此佛
法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真得前
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為之涕下
侍郎張公孝祥致書謂楓橋演長老曰從上

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
替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鄉來楓橋
紛紛皆是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
時元不著力有緣即住緣盡便行若裨販之
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為佳

耳

寒山寺
石刻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
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
知其數分煙散眾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
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

歎欽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
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
復漲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

帖筆

靈芝照和尚曰讒與謗同邪異邪曰讒必假
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

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爲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爲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

讐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疎矣此所以誠人遠讒也嗚呼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爲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

讒口噎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之不察爲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群小至其前復讒於他人則又聽之以爲然是可謂聰明乎蓋善爲讒者巧便鬬構迎合蒙蔽使其曹然如爲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

九十

子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言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毋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馬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子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妄悅於人遂多爲人所讒謗子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

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爲耳馬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由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邪後世而後明邪終古不明邪文中

九十

三十一

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當事斯語矣芝圖集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爲期求真善知識決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即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長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爲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

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行門令渠趣向為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蟹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未嘗不以此切切介意猶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閑失却半年糧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相之旨非達磨自出新意別立門戶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為宗者非其教以教為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訾說說不能自己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即狂甚可歎息也

心地法門

九十

五

禪林寶訓卷第四